

郁达夫与玄镇健小说的叙述结构比较研究

李新东 *

目录

- I 序论
- II 以心理情绪和感情演变的流程为中心展开的叙述结构
- III 冲突、对立的叙述结构
- IV 结论

I 序论

中韩两国的现代文学观念都受到过西方文化的影响，中韩两国的传统文学观念又都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所以中韩两国的现代文学开创者们表现出很多的相似性。所以具体探讨和归纳中韩两国现代文学的相似性，便成为我们应该去付诸力行的一个文学研究课题。

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三一运动”失败以后，中韩两国的社会状态进入了一种低沉，压抑的低潮期。当时风起云涌的“启蒙运动”尽管表面上轰轰烈烈，但是却将着眼点放在了空泛的“国家”概念上，脱离了具体的民众；同时，也没有明确认识到日本等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造成国家积弱的直接原因，因此收效微乎其微，正是在对于“启蒙运动”缺点的反思和“五四运动”“三一运动”失败原因的总结下，中韩两国的归国留学生以自己在留学时所接触和理解的文艺知识为基础，聚焦于“启蒙运动”忽视的“个人”和“个性”，在各自国家的文坛上介绍和发表了一系列全新的文学流派和优秀的作品，挑起了两国近代文坛的大梁。郁达夫和玄镇健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中登上中韩文坛的历史舞台的。郁达夫和玄镇健在中韩两国的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都是现代文学的先驱者。其中，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集《沉沦》是中国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而玄镇健则和金东仁一起被称为韩国现代短篇小说的最初的开创者。这为我们对两位作家的比较提供了一个基本前提。

郁达夫和玄镇健作为中韩两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具有共同的社会背景，相似的生活经历，相似的文学道路和文学理念。因此，对于作家的个人经历和作品特色都极为相似的两位作家来说，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是可行并且必要的。所以，本论文对郁达夫和玄镇健的小说的叙述结构进行比较研究，对他们的小说在叙述结构上表现出来的美学特征进行分析，比较研究两者诸方面的相似性，并探讨两位作家的创作特点，进一步揭示他们的小说创作在当时所具有的时代意义，以期为更加全面和客观的研究郁达夫和玄镇健两位作家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对这两位中韩两国代表性作家的比较研究，有助于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摸索中韩两国现代文学的整体面貌提供一个立足点和突破口，通过对这一个案的研究，可以去深入探求中韩两国的现代文学发展的轨迹，从而建构起中韩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具体性框架。

小说情节的构成有助于小说的创作和理解，从叙述学角度来说，小说情节的安排和布局，也即就是叙述结构的生成和变化，有助于小说意义的表达。郁达夫和玄镇健都非常注重小说创作过程中的结构布局，都尝试运用结构上的安排来辅助小说意义的表达和作者本身的主体意识的诉求。通过考察他们的小说结构表现出来的特征，可以了解他们小说的主题和意义。

郁达夫的小说从情绪宣泄的审美追求出发，弱化了小说原本意义上的叙事性因素，以情绪的

变化和书写作为结构主线和描述主体,呈现出抒情化的材料组织特征,是其散文化主情小说体式的审美品格之一。在小说结构上,郁达夫不囿于陈套,而是以非凡的艺术胆识,从主观抒情出发,把诗和散文的结构特点运用于小说,从而打破了结构小说有头有尾,情节完整的写法,形成了自然流动的抒情结构,创立了一种新的小说体裁,表现了一个奠基者的开拓精神。郁达夫的小说在叙事结构上相对于中国传统小说的情节结构模式是一种全新的展现,这是一种以心理情绪为特征的叙事结构。郁达夫小说在叙事结构方面呈现出现代化特征,这对中国新文学的进程具有启动作用。对郁达夫小说叙事结构的研究、分析,在叙事理论探讨层面上是具有启迪意义。

玄镇健也一样非常注重小说结构安排,按照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自然地组织段落,有意识地强调人物的心理流程。玄镇健的小说的叙述结构和郁达夫一样,很少有一个惊险曲折、激动人心的故事情节,故事也没有跌宕起伏的大变化,他们都不靠编织一个美妙的故事来吸引人们。这种叙述结构除了有推动情节发展的考虑之外,这样的结构安排也丰富了小说的内蕴,使得作品具有了超越表层叙事之外的深层文化结构,即从现实和历史的对比出发,对20世纪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中韩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进行更深层的思考。

郁达夫和玄镇健的小说里的故事片断都仅仅是作为主人公心理流程的展示平台,如郁达夫的《沉沦》,所描写的仅仅是作家顺手拾来的几个生活片断:“第一节是引子,第二节是自怜的画像和对爱情的企盼,第三节自道家事,第四节忏悔自慰的恶习,第五节描写窥浴的劣行,第六节是偷听野男女的幽会,第七节是入酒肆寻妓,第八节是酒醒后的悲悔。”¹⁾可是,对郁达夫的小说,读者读后并不觉得乏味无聊,尽管“掩卷之后,书中的故事情节读者会很快忘掉,人物的言谈行动甚至身份,读者也可能模糊了”,可是“唯独那‘一种独具的、一贯的忧郁’,却能久久的搅动着人们的心灵,引起不止一代人的共鸣。”²⁾《沉沦》所表现的是一种弱国子民特有的在外国遭受异族歧视而产生的自卑以及自卑如影相随的自尊心理与民族自尊所产生的爱国情绪和青年男女青春期的苦闷心情,而正是这种追求自由、解放、独立的情绪,“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无数青年的心。”³⁾在那个个性解放的时代里,震撼了当时广大的心灵,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青年的普遍心理和共同情感。

玄镇健的《贫妻》可以说是一部由传统叙事结构向现代小说叙述结构转变的作品。小说的叙述主要有四个基本片断构成。第一个片断是小说的开头部分,下雨的一个晚上,妻子正在找寻一件模本缎上衣准备去当铺典当,而“我”则是一幅惊惶的表情。这个片断直接点出了小说叙述的问题。首先是人物之间的冲突,象征性的时空背景。从妻子准备去典当,可以看出家庭的穷困和作为丈夫的“我”的无能,正是因为贫穷,才造成妻子和“我”之间的冲突。小说正是围绕这夫妇间的冲突展开的。第二个片断是当银行员的有钱的亲戚T来我家访问,而作为一个穷文人“我”的处境与他形成对照。T送给妻子洋伞作为礼物,妻子表现出的对物质的本能性的关心更加重了“我”和妻子的冲突。第三个片断是找到的模本缎上衣已经被送到当铺,使“我”和妻子的冲突具体化,该片断还通过回想的方式叙述了早婚的“我”的处境和对世界的梦想,以及妻子对文人丈夫的期望的落空而带来的冲突,描述了夫妻的期望和梦想在现实中的受挫。痛苦的妻子仍然对“我”安慰,我也慢慢理解妻子,我们的冲突渐渐弱化。第四个片断叙述“我”参加丈人寿筵的事件。该片断通过穷困的妻子和富有的妻子的姐姐的生活的对比,指出“钱”并不是夫妻生活是否幸福的决定性因素,“我”和妻子重新认识到感情的重要,由贫穷带来的冲突完全解决。《贫妻》整个叙述由贫穷引发的夫妻

* 水原大学 中国语科, lixindong@hanmail.net

1) 孟显智,〈浅论郁达夫小说的结构特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7期。

2) 许子东,〈灵魂奥秘的连续自白〉,《文学评论丛刊》第八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3) 郭沫若,〈论郁达夫〉,《沫若文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之间的冲突作为着眼点，围绕着冲突的发生、深化、弱化和解决来组织全文，让读者理解到夫妻冲突背后的时代因素和社会背景，特别是当时韩国殖民地社会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的凄惨命运。

II 以心理情绪和感情演变的流程为中心展开的叙述结构

郁达夫和玄镇健的小说的叙述结构基本上是按照心理情绪演变的逻辑展开的。如郁达夫《灰色的死》主人公近两个月里，天天昼夜颠倒去酒馆喝酒，此时主人公的心理情绪混乱不堪，然后主人公又开始回忆往事，觉得更加哀伤和孤寂了，最后痛饮后横尸街头，可以说整篇小说流动的都是哀伤绝望的情绪。玄镇健的《劝酒的社会》也是一样，主人公从日本留学回来，最初在外边奔走无果，蛰居在家伤心一段时间以后，又开始了外边的社会生活，但他却常常醉酒而归，因“劝酒的社会”和无法理解自己的妻子的原因，过着颓废的生活。其他的郁达夫的《青烟》和玄镇健《蹂躏》中的迷惘和困惑之情，郁达夫的《薄奠》和玄镇健《好运的日子》中的同情等等，都可以总结为一种苦闷的情绪，从这种情绪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悲哀感伤的人生意味，这不仅是深埋在人类灵魂里的深重痛苦，更是一种难以解脱的挣扎，这集中体现了郁达夫和玄镇健小说中情绪世界的矛盾特征。这种矛盾特征反映了当时中韩两国的知识分子接受了新的文化道德观念并希望建设一种新的文化环境，却受困于社会现实，无力摆脱封建传统观念的桎梏，没有能力改变现实的两国知识分子的苦闷、压抑和无奈的心理情绪。

郁达夫和玄镇健都非常重视情感在小说叙述中的作用。他们在小说创作中都注意运用情感线索来深化小说的结构，在小说创作中讲究以情动人，他们所抒发的感情本身就摄人心魄，催人泪下。郁达夫和玄镇健选取用感情替代故事贯穿作品始终，突出人物感情的变化。个人与社会、恋爱与两性中体现出来的感情因素成为郁达夫和玄镇健小说情感的三大组成要素。可以说他们小说中的主人公都面临着生的苦闷、爱的苦恼或性的问题。我们看看其他他们的作品。郁达夫的《茫茫夜》和玄镇健的《贫妻》中就探讨了生的苦闷造成的感情上挫折和痛苦。《茫茫夜》中留学归来的于质夫，“到了上海之后，生活上仍旧是与从前一样，烟酒非但不戒下，并且更加加深了。”到A地的法政专门学校去当教员，又遇到闹学潮，不得已从学校搬出，同丧家之犬一样，陷到了去又去不得留又不能留的地位，最终在痛苦的彷徨中度过。《贫妻》中同样也是留学归来的“我”虽然满怀抱负，妻子对“我”也满怀期待，但作为文人的“我”最终让妻子深感失望，我们的生活也只能靠典当度日。妻子因无法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而痛苦，“我”也因自己的无能而痛苦。可以说郁达夫和玄镇健的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生活在痛苦的氛围之中。生活的回忆、对传统民族精神的继承，使他们的小说承袭着一种浓郁的沉重气息，在这沉重的气息当中，生存着一个个在社会现实压抑下的沉默、孤独、甚至是失语的“零余者”，他们徘徊在爱恨情愁之间，迷失在情感激流的漩涡当中。

郁达夫在他的小说中，支撑小说的不是故事情节，而是人物的情感和小说中的细节，关于情欲、琐事、生活场景及主人公行为的大量的微小的逼真的艺术细节。同样玄镇健小说叙述结构中虽然涉及到情节的安排，但人物的情感变化历程才是小说的主要叙述线索。这些和他们曾留学日本，日本“私小说”对他们的小说创作影响有关。“私小说”遵循自然主义的创作原则，以自我为中心，以人物情感为轴心，注重心境剖析，把自我直截了当的暴露出来，这些都影响着郁达夫的小说创作，注重主观抒情，不重视复杂的故事情节，以人物的情感作为作品的主线，以此来支撑小说的结构。郁达夫和玄镇健在小说文本中常常突出了人物的心理世界和复杂情感，这也可能和当时中韩两国整个时代的环境有关。郁达夫和玄镇健小说创作时期，当时中韩两国都处于文学革命的倡导时期，西方的文学思想充斥着中韩两国的文坛，当时有的文学理论主张小说情节的淡化。

当时有的作家追求一种“意旨”，一种“情调”，而不是“情节的奇巧”，处于时代大潮中的郁达夫和玄镇健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III 冲突、对立的叙述结构

郁达夫和玄镇健的小说的叙述结构还暗含了两种对立的结构，郁达夫在小说中设置了灵与肉的冲突，玄镇健的小说结构则构筑了新与旧的冲突。郁达夫的《沉沦》、《秋柳》、《过去》、《春风沉醉的晚上》等作品中都安排有女性形象，而这些女性形象往往都引起过男主角的性想象或性欲望，都让男主角产生过灵与肉的冲突，但最终总是无果而终。如《沉沦》中“他”对路上碰上的女学生产生过非分之想，但最终是“匆匆跑回旅馆”，“他”还偷看房主人的女人洗澡，但最后“他就同逃也似的出了那个旅馆，跑到外面来。”“他”还到卖酒食的人家，想找妓女，但“可怜他那同兔儿似的小胆，同猿猴似的淫心，竟把他陷到一个大大的难境里去了。”《春风沉醉的晚上》里“我”想拥抱陈二妹，但是我的理性却命令我说：“你莫再作孽了！你可知道你现在处的是什么境遇，你想把这纯洁的处女毒杀了么？恶魔，恶魔，你现在是没有爱人的资格的呀！”⁴⁾《迟桂花》中“我”对翁则生妹妹的“邪思”，却最后“我将我自己的邪心说出来，我对于我刚才所触动的那一种自己的心情，更下了一个严正的批判。”《过去》中“我”对老二“虐待”的欢欣，后来对老三的冲动，也都是没有如愿以偿。《秋柳》中质夫在海棠和碧桃之间犹疑不定，最终是乘船离去。从这里可以看出，郁达夫小说中的灵与肉的冲突，最终都是灵战胜了肉，欲望在自卑、懦弱中泯灭。郁达夫的浪漫才情使他在创作中放纵自己的想象与激情追求性欲，借此表达对传统的叛逆，但他的内心又对传统表现出某种道德上的认同，这便注定了灵与肉冲突的结局。

玄镇健小说叙述结构中的新旧冲突主要体现在夫妻之间、恋人之间和个人与社会时间的冲突上。《贫妻》中的“我”和妻子是冲突的双方。“我”从日本留学归来后，一直靠“没有报酬的读书和没有价值的创作”⁵⁾来打发时日，希望有朝一日成为作家。和“我”对立的“妻子”，却“对物质有很强的本能要求”⁶⁾，具有顺从丈夫的旧式美德，是遵从封建伦理的典型女人。小说中的辅助性人物还有T和“妻子”的姐姐，T是一个“诚实、恭顺，即使为细小的事情也会或喜或悲的人物”⁷⁾，作为一个世俗性人物⁸⁾和“我”对照型的人物，“妻子”的姐姐“自己的丈夫炒作期米⁹⁾，这次着实赚了10万块”，¹⁰⁾一个投机者的妻子，是和“妻子”对照型的一个人物。“妻子”却常常去亲戚家“厚着脸皮，看着别人的眼色，说着穷困的话语，要一些东西回来”，结婚时带来的家什和衣服也都卖到了典当铺。对于这样每天过活的“妻子”来说，本质上的欲望追求便诱发与丈夫的冲突。但“妻子”却对埋头从事文学事业的丈夫理解和信赖。但结果“我已经慢慢承认，我还是一名得不到认可的无名作家。”¹¹⁾“我”终于认清事实，结束了冲突，回到了和解的终点。所以该作品新旧对立的结构是在个人与家庭的层面中构筑并解决的。和这样新旧对立在个人层面解决的《贫妻》不同，《劝酒的社会》中扩展到了社会问题领域。该作品的主人公“他”在首尔的中学毕业后，去日本留学，在东京的大学毕业成为社会的精英分子。而和“他”对立的“妻子”却把学习当成是“以前传说中的施主妖

4) 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郭俊峰,王金亭编,《郁达夫小说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P5.

5) 현진건, 「빈처」, 『현진건 단편 전집』, 가람기획, 2006.P71.

6) 현진건, 「빈처」, 『현진건 단편 전집』, 가람기획, 2006.P84.

7) 현진건, 「빈처」, 『현진건 단편 전집』, 가람기획, 2006.P65.

8) T의世俗性主要表现在“谈论物价暴涨，自己长了工资，买证券收益多少以及自己在银行事务员比赛上取得优异的成绩等”方面表现出来。(현진건, 「빈처」, 『현진건 단편 전집』, 가람기획, 2006.P67-68.)

9) 利用大米行情，进行约定交易的一种投机行为。

10) 현진건, 「빈처」, 『현진건 단편 전집』, 가람기획, 2006.P77.

11) 현진건, 「빈처」, 『현진건 단편 전집』, 가람기획, 2006.P84.

怪。想要衣服便有衣服，想要饭便有饭，想要钱便有钱……”¹²⁾，可以说“妻子”就是无知的代名词。这对夫妇的结合理所当然地存在着理念上的冲突，似乎预示着悲惨的结局。但是小说虽设定了男新女旧的人物，但并没有将悲惨结局的根源归结于男女主人公新旧的对立，而是将主人公“他”适应现实失败的理由总结为当时韩国社会的殖民地现实。“他”从东京留学回国以后，头两个月一直花家里的钱，“不知从哪里奔走回到家里，便忙着看什么书或通宵达旦地写什么”¹³⁾，一直希望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最终却“只落得一声长叹”¹⁴⁾。这样几个月过去后，便开始闭门不出，“动不动便发火”¹⁵⁾，渐渐成为萎缩的自我。但这样蛰居一两个月后，“他”又开始了频繁的出入，变成了一个自虐性的人物。由自我萎缩转变成自虐性的人物，是对现实适应失败的结果。“他”并没有认识到自身的过错，而是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为“为得不到的名誉争吵，为无用的地位而争斗，什么我有理你不对，什么我的权力很大你的权力很小……从白天到晚上互相撕咬的我们朝鲜人组织的社会。”¹⁶⁾《劝酒的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由于不能适应社会现实而渐渐自我孤立，但《堕落者》中的主人公却在适应现实的过程中自我堕落。作品中妻子虽然是新旧冲突中旧式道德的代表，但她表现出非常开放的心态，甚至安慰因为娼妓春心而寝食不安的丈夫，“因为那样的事不吃饭算什么，不要无精打采的，这种事情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¹⁷⁾和“妻子”对立的“我”去日本留学的时候，书籍是唯一的朋友，“只要学习，就一定能成为伟大的人物，也能成为我所崇拜的英雄豪杰那样的人物。”¹⁸⁾“我”一直对未来抱有美好的梦想，但随着堂叔的去世，我不得不做养子来赡养堂叔母，从此回国再也离不开家了。可以说“我”也是一个封建传统家庭制度的一个牺牲品。“我”认清了“破碎的梦想”和“活着的幻影”这一现实，便开始了放任自流的生活。《蹂躏》中的新旧冲突表现在主人公“晶淑”在失去贞操前后表现出矛盾的心态上，表现了韩国现代所谓的心女性在贞操观念上表现出的外新内旧的思想特点。《钢琴》是比较独特的作品。中男主人公厥早婚，“只看一下便觉得厌恶的形式上的妻子”¹⁹⁾在厥从日本某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便去世了。随后厥和毕业于中学，长得又漂亮的女性结了婚，而且举办的是新式婚礼，为了躲避亲戚们的欺压，他们搬到首尔，过起了新式的理想的生活。到此为止，作品对新旧冲突的处理似乎很简单，但小说最后描写他们为了让生活更完美，买了架钢琴，可结果是他们谁都不会弹。在这里小说把新旧对立的焦点表达了出来，那就是这对新式夫妻所追求的新式理想的生活，只不过是形式上的，旧的痕迹在他们生活中并没有完全抹去。《捉迷藏》中塑造了两个男性形象：相春和学秀。相春是个美男，喜欢新女性；学秀是个丑男，对女性持保守的态度。后来他们一起去欣赏音乐会，学秀在音乐会上被捉迷藏的女学生误认造成的偶发事件，导致他转变了以前的态度，可以说该作品中新旧对立互相抵消。《B舍监和情书》中出现的女性形象都是新女性。B舍监是接近四十岁的老处女，独身主义者。她向学生灌输“不能相信男孩，他们是把我们女性捉去吃掉的魔鬼，恋爱是自由的、神圣的都是恶魔发出的声音”这样的观点，但最后她却偷偷躲在屋里声情并茂地朗读没收来的学生的情书。这篇作品中的新旧冲突，新占据了上风。

纵观玄镇健小说叙述结构中的新旧对立，总会发现其中的社会背景，也就是说他小说中新旧对立的根源都来自于社会现实因素，正是因为社会现实对知识分子的排斥，才造成了《贫妻》、

12) 현진건, 「술 권하는 사회」, 『현진건 단편 전집』, 가람기획, 2006.P88.

13) 현진건, 「술 권하는 사회」, 『현진건 단편 전집』, 가람기획, 2006.P88.

14) 현진건, 「술 권하는 사회」, 『현진건 단편 전집』, 가람기획, 2006.P88.

15) 현진건, 「술 권하는 사회」, 『현진건 단편 전집』, 가람기획, 2006.P89.

16) 현진건, 「술 권하는 사회」, 『현진건 단편 전집』, 가람기획, 2006.P97.

17) 현진건, 「타락자」, 『현진건 단편 전집』, 가람기획, 2006.P134.

18) 현진건, 「타락자」, 『현진건 단편 전집』, 가람기획, 2006.P103.

19) 현진건, 「피아노」, 『현진건 단편 전집』, 가람기획, 2006.P183.

《劝酒的社会》等作品中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们的颓废和没落，从而加剧了新与旧的冲突；也正是因为社会中顽固的道德观念，才使《蹂躏》中的晶淑和《B舍监和情书》中的B舍监在对待贞操和爱情上彷徨、挣扎和矛盾的心态。玄镇健的《好运的日子》和《故乡》更是通过对下层人们生活悲剧根源的揭示，突出了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与冲突。玄镇健小说中新与旧的冲突可以说是各分天下，但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却总是以个人失败的悲惨结局收场。

IV 结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郁达夫在创作中无意于构置浑圆自足的故事，也不太注重作品的时间、地点、事件、环境等叙述要素，甚至对人物典型化等问题都不关心。他着力展示主人公的心态，大胆地袒露创作者的灵魂，甚至热衷于对自己青春期的性心理做露骨的描绘。而玄镇健虽然也和郁达夫一样，注重人物心态的描绘和精细地刻画人物的灵魂，但玄镇健却非常在意情节的设计、地点的安排和情节发生的环境的描写。郁达夫和玄镇健还有一点不同的是，郁达夫的叙述基本是围绕一个主人公的心理世界展开的，而玄镇健的叙述基本是围绕夫妻之间、恋人之间或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而展开。从中可以看出，郁达夫小说的叙述重点不是外在世界，而是内在世界。其小说情节主要是以主体心理的变化为线索，作品中的背景、环境以及气氛无不被烙上人物心态的主观印记。而玄镇健小说的叙述重点则是外部世界，其小说描述的心理变化都深深烙刻着外部世界的阴影，外部世界是玄镇健小说叙述的最终指向，他小说的价值判断也最终指向外部世界。所以，郁达夫小说好大一部分并不象小说，而象自我告白的日记、自我剖析的忏悔录、真情诉说的通信。他不象在给别人讲故事，而是一种自我对话、自我宣泄的说话方式。玄镇健的小说则像社会问题小说（特别是他1924年以后的作品），通过叙述主人公在现实中的不平遭遇以及心灵的变迁过程，来控诉当时韩国的殖民地的社会现实和封建因袭。

综合上面所述，郁达夫和玄镇健在叙述结构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这既源于两者不同的文学素养、艺术追求和人生经历，也源于各自所属的社会、时代环境的不同。他们小说创作中在叙述结构上的布局，体现了各自作品的个性特征和意义诉求，都各自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形式。

参考书目

- 郭沫若，《沫若文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郭俊峰，王金亭编，《郁达夫小说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
李杭春 陈建新 陈力君编，《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上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李杭春 吴秀明 盘剑编《郁达夫研究资料索引》，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郁达夫原著，周桐整理补记，《燃烧的倾诉—郁达夫真性告白》，学林出版社，2004。
桑逢康著，《郁达夫评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刘茂海著，《是颓废还是辉煌—郁达夫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李在鉉，《韓國現代小說史》，서울,弘盛社,1979。
『현진건 단편 전집』,가람기획,2006。
채훈,『1920년대 한국작가연구』,일지사,1978。
한상무 지음,『사랑 의작가: 현진건 문학연구』,(주)북스힐,2003。
申東旭 解説,『玄鎮健研究』,서울새문社,1989。

Abstract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Yu Dafu and Hyeon Jin-goen's novel structure of the narrative

Li Xindong

Yu Dafu and Hyeon Jin-goen are pioneers of modern literature of China and Korea. They have a common social background, similar life experiences, similar to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road. Therefore,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work characteristics are very similar, the two auth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t is feasible to conduct research and necessary.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sis of the Yu Dafu and Hyeon Jin-goen's novel structure of the narrative,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he similarity in this regard and to explore the creative writers of the two features, with a view to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study of Yu Dafu and Hyeon Jin-goen and provide a useful experiment.

Yu Dafu and Hyeon Jin-goen's novel structure of the narrative have some common points and different points, both from their different literary knowledge, the pursuit of art and life experiences, but also from their respective social, environmental different times. The layout of their works reflects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aspirations of their own and created a literary form.

Key Words: Narrative structure, Psychological feeling, Emotion, Antagonistic structure, Time Environment